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 般 道 宣 撰 佐六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
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命
法朗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智達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法朗
僧達

鐘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法度
僧令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惠朗
僧令

鐘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生
慧纂

鐘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僧淑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是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惠朗
僧達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朗
僧達

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勅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迥阻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

授苦相微屈辯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道潤江濱永明中爲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一紙故五束惠命廣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志敏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

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
曇擅業元微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
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
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
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
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
常有百數齊文慧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
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詢餘誨以天監三
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
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

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勑
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
數修明朗稟性踈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
解傳譽集注涅槃勸成部麥而言謔調笑不
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佐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
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
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
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
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

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道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籍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顥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昂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

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棲靜僧睿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答曰欲廣

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

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給秩而反亭然獨悟
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參其門者也

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
位六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

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
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進
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
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未東返虎
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
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艱施之物構
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

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兒子也璩以律行清
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色里推之十五出
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
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
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
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未東返虎
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
雖復茹荼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
懷瑤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

在郡賴得若公言謹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為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

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勑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丘杖之美致

佐六

五

有貪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

請乃曰須待為汝婿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顥書曰古人遺族故

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
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
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
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
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
集選請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
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
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
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
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

諸佛懺悔先憊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
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
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
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
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悚其夜懺達
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遠即開
佐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
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
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
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

字臨澗，敞軒映水，解藜尋經，每自惆悵而不
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
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
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
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
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
禮致之，略其年臘，勑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
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勑施車牛人力衣服。
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
下勅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

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
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
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
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饑
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叅候，相望於道
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
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
廿六
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
果管。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
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據株衆師，并

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

詰學經論文理通達籍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昺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諭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諭曰御前夜何所道諭曰卿何忽問此而言

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諭有慚感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廻弟子從廻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謔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已任宋吏部

卽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是
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繙
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
譽年十三隨廻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
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
生而廻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
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
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
法闡稟學柔次達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
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

力篤謀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
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
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
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
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推
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
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
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
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

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是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塵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嘗世排競下筵其會如

住六

九

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迄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舉及是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與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折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

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賴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負道謹依經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是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

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廿六年素望懷新舊之耻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間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櫬嚮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暦橫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

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騷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

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撙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

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是最早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枕程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是因捨什物覲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

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是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僕從到房是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是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是是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顥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

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是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佑六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十二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

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是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

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舍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旣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

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是夢有人言僧
是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
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
是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
佐六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善
十三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是聞
而勗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
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
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
之以莊嚴寺門及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吳虎

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是
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
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
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是日大齋乃有一時
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蟲豈有數
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宮官
府有勢之家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
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謂要請法俗
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

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是笑言美善舉止吐納
膏腴自生顧盼風飈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
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
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是呼與相見爲設
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
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詭近識貴人
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
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
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

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
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
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
世年十二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
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

往六

十四

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
林寺發講雲詰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
年小坐遠聲問難敘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
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
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

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闢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由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

鯁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膂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顥瑤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是謂曰聖人制禮十五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

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識反及禪此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勑今雲先入後下詔今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

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辯疾不赴帝云弟子旣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勅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

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

佑六

十六

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今審神滅論

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懶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歎歎同挹風猷共加弘贊

也約答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唇疑覈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

國獻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六〕
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己身外噦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七〕

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鏘金候旭百和氤氳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竭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祕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瑤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

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敬愛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即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十六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

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闢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

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惟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

禹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士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述理喻精微淺

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是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

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

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
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
三歲嘗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慕並以學聞
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庄六

二十

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童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侍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
言每吐預有比蹤固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
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
爰請安居常歡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
佐六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
小獨居未坐敷述義理固或抗衡道俗翕然
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
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
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
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末還吳郡道
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
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
室大騷天地旣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
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
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
僧寶誌遷神宅窰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
開善勑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

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闈恣其遊踐主者以負扆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豎姥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

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頻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佐六
十二

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於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儕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轡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

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廿六
廿三

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
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
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
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
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
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
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
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
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
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

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
異弟子向與藏法師頑諍而諸法師默然無
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
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
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
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
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
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
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
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

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
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
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
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
輪殿講般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

佐六

廿四

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
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
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
陳郡謝幾卿指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
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

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
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
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
故可推斥今旣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
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禁衛非敢傲
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
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
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
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
勸法師行無礙心夫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

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佐六十五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

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凝然山立雖神寓凝陽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乘聖意多辭因而懇惻詞淚俱發掌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間

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爲建齋手制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憖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鉤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以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義外奏聞廿六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

百論阿毗曇心等名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瞪	除庚切
直	視貌潰荷分切
視	水厓也
潰	瘠瘦也
荷	才亦
分	切
秩	直質切
書	衣也
衣	確堅也
也	克角切
塵	睡度切
塵	度也
度	切
効	渠京切
効	強也
強	切
撝	高古老切
撝	白繒也
櫬	櫬也
櫬	下轔卑遙切
颺	颺也
颺	炎風也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八冊